



93年前,他们发起的那场起义,为浙江大地插上了第一面党旗

生而为人终当鸣

本报记者吴世渊/文 杨辉/摄

冬日的鹤山,北风寒冷,苍松掩映。这座位于三门县亭旁镇东北的小山,虽不巍峨,却是远近闻名的英雄山。

一块灰黑色的纪念碑,犹如一把“刺破青天鏖未残”的利剑,在山顶傲然矗立。碑身上书写着七个大字——“亭旁起义纪念碑”,由原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题写。

纪念碑两旁,立有10座半身像,分别是:包定、邵茂藩、任畴、叶信庄、梅其慎……93年前,正是这些人发动了震惊全国的亭旁起义,把镰刀斧头旗帜,第一次插在浙江大地上。

为此,他们付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。

亭旁镇包家村里,坐落着包定故居纪念馆,这是一座古朴的四合院,亭旁起义的领袖包定生于斯、长于斯。馆内陈列着包定生前用品、老照片和亲笔诗稿,为来访者讲述这位革命烈士的事迹。

1901年,包定出生在亭旁一个小工商户家庭。包家经营着两间店铺,有几亩田地,家底虽不算富有,但也衣食无忧。

包定自小聪颖,7岁入私塾,后转入亭山高等小学。他一边读书,一边习武,练就了一身好本领。高等小学毕业后,他成为了一名教师。1919年,他被任命为私立桂林国民学校校长。

包定喜爱文学,工诗善词,被时人誉为“亭旁才子”,著有《鹤湖遗韵》,收集诗词213首,多为借景抒怀、托物言志之作,自序中更是写道:“生而为人者终当鸣。”

1921年,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诞生,各种进步刊物和书籍逐渐流向台州一带,包定因此接触到了共产主义信仰。在这些书刊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。1926年,中共宁海中学支部成立,隔年,共产党员林迪生邀请包定到宁海中学教书。不久以后,包定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1928年初,中共亭旁区委(当时亭旁属宁海县)成立,包定兼任书记。短短几个月时间,该区就发展了党员、团员700多人,各村还成立了“农民协会”。知识分子党员多以小学教师作为掩护身份,组织亭乡学会,控制了各乡村小学。为教育群众、宣传土地革命,他们组织了平民夜校、剧社、狮子会、车灯会等公开社团,包定还亲自参加剧社下乡演出。

今年3月,宁海县委根据浙江省委的指示,决定成立武装部队,总部设在亭旁包家杨子聪大院,实行“局部暴动,循环游击,扩大影响,争取群众”的策略,准备秋后举行起义。

暗流涌动的农民运动,引起了地主豪绅们的恐慌与忌惮。

亭旁南溪土豪梅长恕,长期欺压农民,霸占族田。1928年的清明节,他举枪威胁大同小学教师、地下党员梅其慎,还将其打伤。

百余名农民协会的会员被激怒了,他们包围梅家大院,双方僵持了两天三夜。包定认为,此时将矛盾公开化,恐怕对起义不利,便出面调解,双方才作罢。

但“南溪事件”还是为接下来的亭旁起义埋下了导火索。这一边,梅长恕逃到回家,约请任家讼师拟写诉状,准备向省政府投诉“匪匪枪弹穿其门壁如蜂窠”;另一边,亭旁的农民对地主豪绅的激愤到了极点,斗争情绪高昂。

眼看冲突一触即发,包定、任畴、邵茂藩等人便于5月20日在谷仓岭主持召开了亭旁、海游、珠岙、桑洲四个区的暴动预备会议,决定成立红军指挥部,部署亭旁起义计划。

5月23日晚,亭旁,武装待发的180多个农民集中在丹邱寺,随后冒雨强攻官僚地主任禹王家,并火烧任友端大院。“任家事件”打响了亭旁起义的第一枪,武装起义已成事实。

5月24日上午,亭旁区革命委员会和红军指挥部正式成立,由包定任革委会主席兼总指挥,任畴任副总指挥,下设五个部,确定了各部负责人。这天晚上,200多个武装农民,又冒着倾盆大雨在丹邱寺进行编队。

翌日拂晓,起义的农民高举镰刀斧头的大红旗,扛着土枪、火药枪、大刀、长矛,大襟前挂着红布条,浩浩荡荡向亭旁进军。当地政府和土豪闻风逃窜,未经战斗,农民军就占领了亭旁。

革命群众也纷纷涌向亭旁街,汇成革命的洪流,和红军一起齐集城隍殿。在殿前召开的大会上,中共宁海县委宣布立即解散当地反动机构,庄严宣告亭旁区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成立,由包定担任主席。为欢庆红色政权的诞生,亭旁革命人民举行了盛大的游行示威。

然而,亭旁起义的枪声,却引来了敌军的围剿。

亭旁苏维埃政府才成立1天,国民党的军队便来进犯。红军抵抗了一阵子,终因敌众我寡,难以坚守。为了保存实力,指挥部决定化整为零,将武装力量转入地下。

包定等人撤到珠岙,开展组织天台地区的革命斗争,并决定在各地设秘密联络点,等待重新起义的机会。5月底,包定调到天台县委工作。他化名袁应吉,在天台樵树、坦头、欢岙一带发动和组织农民活动,领导当地农民进行减租、闹当、平果等斗争。

后来,包定担任天台县委书记,活动在天台的小西区一带。国民党当局认为包定是心腹大患,到处张贴告示,以上千银元悬赏缉捕他。这令包定非常苦恼。一日,包定偶然看到房东在炒芝麻。热锅里,滚烫的芝麻“啾啾”直响。他心生一个念头,突然推开房东,将锅铲近热锅,双眼紧闭,任凭芝麻打在脸上,顷刻间,他的脸被烫起一个包。过了几天,脸上的疤痕脱落,他成了一张麻子脸。

改变容颜后,包定不再担心国民党的通缉,在白天也外出工作。

1929年3月,包定与共产党员陈祥一起到杭州,准备向省委请示。途中,他们两次发密信与省委机关联系,然而,这两封信件均被国民党当局截获。在杭州武林路的住所,包、陈二人被捕。

在陆军监狱,包定经受严刑拷打依然坚贞不屈。他自杀不免一死,仍对后代寄予殷切期望。在最后一封家书中,他写道:“我在外面不易回家,照顾孩子们,这是你们所明白的。盼教孩子们踏着父亲的足迹,以建设新中国为志,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。”

1930年6月22日,包定被国民党当局枪杀于杭州松木场,时年29岁。就义前,他留下了最后一首诗:“碧血洒芳草,正气壮山河。笑看刀光闪,高唱国际歌。”

除了包定之外,其他参与亭旁起义的骨干,如任畴、邵茂藩、叶信庄等10人也先后被捕、牺牲。他们的平均年龄仅23岁。

亭旁起义并不是一场成功的起义,但它的发生,犹如一颗火种,点燃了浙江大地革命的熊熊烈火,最终呈现出燎原之势。烈士们的革命精神和浩然正气也永存人间。

93年过去了,人们并没有忘记这场具有探索意义的农民起义——在亭旁起义纪念碑前,安放着许多花圈,都是全国各地的人送来的。孩子们为烈士像系上的红领巾,在冬日下,也显得格外鲜艳。

第一站 三门亭旁



位于城隍庙的亭旁起义旧址。



芹溪村,因曾是中共临三工委驻地而被认为具有“红色火种传承地”的光荣身份。

让红旗在亭旁飘扬

本报记者彭洁/文

1928年,浙江第一支红军队伍在这里建立,浙江第一面苏维埃政权的旗帜也在这里竖起——三门县亭旁镇,因此有了个响亮的名号:“浙江红旗第一飘”。

时光荏苒,鲜艳的红旗已经在这座古老的小城上空飘扬了93年,红色的基因早已在这片土地上扎根。依托丰富的红色精神和珍贵的革命遗址,如今的亭旁,高声唱诵红色赞歌,全力发展红色经济。一场渲染着明亮红色的美丽蜕变,正在革命老区徐徐上演。

亭旁绘制的红色画作

“推动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建设,让红色资源成为撬动革命老区全域旅游、鼓起村民腰包的重要支点。”亭旁镇党委书记奚捷很清楚,红色,就是亭旁发展的颜色。

走进亭旁,一眼便看见矗立的台州海防同知署古城墙,青砖白泥,飞檐翘角,人们或走路或骑着车子穿城而过,熙熙攘攘,小城在这里陡然变得热闹。

城墙边,一个宽阔的广场中央,“浙江红旗第一飘”的雕塑醒目亮眼——广场的名字也因此取得直白而骄傲,名为“浙江红旗第一飘主题广场”。

走过广场,古旧的城隍庙仍然保持着它历经沧桑的模样,几位老人在门前坐成一排,在潮湿的雨后谈天说笑,让这处那时作为亭旁起义集会的场所更接地气。

沿着石板路往前走,便是1928红色街区——干净宽阔的道路边,一排排白墙青瓦的房屋鳞次栉比,屋檐下的一面面红色国旗随风飘扬,拿着枪的战士雕像立在街边像要随时再与敌人厮杀,还有那棵距今已800多年、曾被红军战士鲜血染红了树干的英雄树依旧挺拔……老街的一切都充满红色的生机。

坐在亭旁起义纪念馆的初心广场,60岁的杨家村妇联主席杨莲春颇有感触。“在我的记忆里,亭旁一直很热闹,但镇上的基础设施很差,街道狭窄,房屋破旧。像这里,以前就是个农贸市场,又脏又乱,哪里有这么敞亮的广场?”她伸出手,沿着初心广场的轮廓比划了几道弧线,“现在不一样啦,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,到处都焕然一新。”她觉得,亭旁的面貌,完成了从破旧农村到旅游景区的转变。

作为红色文化教育基地,亭旁在伊始便确立了以“浙江红旗第一飘小镇”为定位,来进行改造。

在包括亭旁起义总指挥部旧址、包定公园、亭旁起义纪念碑在内的红色遗址得到妥善修复的基础上,亭旁对镇区进行了景区化改造。原本的农贸市场被整体搬迁,建成如今的初心广场;城隍庙前的赶集一条街成了1928红色街区,沿街商铺林立,规范整齐;包定故居从一所破落的四合院,改建成了精致的纪念馆……在完成细致如排水管网建设、通景公路等项目的改造外,亭旁还完成了浙江省红色地名建设、乡贤馆修缮、包家老社修缮等工程建设。

但亭旁要绘制的红色图画,还不仅于此。

“接下来,亭旁要参与到一个‘红缘圈’的活动中去。”奚捷介绍,据了解,“红缘圈”是以嘉兴南湖为圆心,以国内外的红色教育基地、红色旅游景区为战略支



浙江红旗第一飘主题广场 杨辉摄

点,以挖掘红色资源、传承红色基因、讲好红色故事为初心使命,以网红经济崛起为时代背景,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群体为核心圈层,以“中国红”“中国缘”“中国圈”为圈层主题的“红缘互联生态圈”。

“三门红色资源丰富,有亭旁起义、城西精神、蛇蟠岛围垦精神,届时,将以亭旁为‘红缘圈’第一镇,城西村为‘红缘圈’第一村,蛇蟠岛为‘红缘圈’第一岛,串点成线,串珠成链,努力把三门建设成为‘红缘圈’先导区、引领区、示范区。”

芹溪与歪楼的红色

“好风凭借力”,亭旁下属的村庄,也燃烧起了红色的火苗。

芹溪村,地处三门与临海的交界处,因曾是中共临三工委驻地而被认为具有“红色火种传承地”的光荣身份。车子驶进芹溪,群山叠翠间的红色元素很是醒目。村口,“红色火种传承地”几个红色大字之上是一把飞扬着火焰的火炬,设计得别有新意——火焰由“芹”转化而来,“溪”则成为火炬炬身。

怀揣着“有能力一定要为村里的老百姓做点事”的信念,卢永军在2014年从宁波回到芹溪,此后便一心扑在家乡建设中,现在是芹溪村的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。在他的带领下,芹溪依托当地的红色资源,积极开展旅游建设。

沿着盘山公路驱车行至山间,有两幢石屋在山

林间隐隐可见,刻在山岩上的几个红字说明了旧址为何——“中共临三工委旧址”。新中国成立前,芹溪村曾因地势险要而成为中共临三工委驻地,如今,“中共临三工委驻地纪念馆”在原址上修缮而成,两间用石头垒砌而成的房子,斑驳的石墙,质朴的木窗,再现了那段激昂的时光。

在芹溪村,还有一条引人注目的江南红旗渠。上世纪80年代,芹溪村干部带领村民,在悬崖峭壁上开凿引水渠,孕育了艰苦奋斗的“江南红旗渠”精神。现在,芹溪人再一次发扬“江南红旗渠”精神,将亭旁红色文化和自然环境融合,在芹溪原有古道的基础上修建而成一条全长2.8公里的登山观光步道,沿途岩石嶙峋、草木葱茏,拾级而上便可看到盘旋山腰的江南红旗渠。

芹溪村到歪楼村,距离10公里。

在歪楼村村口,“红色文化研学村”几个红色大字和一面红色旗帜立在一块草坪上——村庄被赋予的红色意义,便显而易见了。

在村党支部书记楼可掌看来,歪楼村“紧靠亭旁镇红色景区核心区域,是亭旁红色之旅的重要环节”。而事实上,红色的火焰早在9年前便在这里燃烧起来——自2012年以来,坑下村(现歪楼村坑下片)借势“浙江红旗第一飘”红色旅游开发之势,又乘着“美丽乡村”建设之风,开始开发以红色为主题的农家乐旅游。2018年,随着三门全县行政村规模调整,原歪楼村、坑下村两村合并,重新组建了歪楼村,坑下的红色产业便延伸向了整个歪楼村。

此后,拆除破旧老屋,改建道路,95幢白墙灰瓦的

小楼拔地而起,连成一片。在村民楼可远眼里,村里这些年的变化十分明显,“几年前,村路旁有好几个猪圈,排放的污水快要流到路上,捏着鼻子经过还是觉得臭气熏天……现在,村里的绿化越来越好。从大路拐进我们村,村口的绿色长廊让人眼前一亮。村前有溪流穿过,村后青山云雾缭绕,环境十分优美。”

冬日里的歪楼村,白净的墙面、明亮的窗几、层叠的灰瓦,构成了一排排独具江南风韵的徽式建筑,而远山如黛,天空透亮,小小的村庄仿若一幅清雅的画。

作为红色文化研学村和红色主题民宿村,歪楼村如今已颇具规模。红色主题餐厅、红色休闲绿道、红色驿站、红色宣讲所、红色户外拓展基地等休闲旅游设施,以及19家投入运营的红色主题民宿,让这个掩映于山水秀中的村庄在传承发扬红色精神的同时,也加快了经济发展的步伐。“为红色旅游提供服务的红色驿站和开展红色研学、党性教育的红色精神宣讲所,都会吸引游客前来。节假日里游客更多,民宿的生意也越来越好。”楼可掌说。



歪楼村民宿